V
K285
C681

2

絅齋文藁

永清　朱雲錦　絅齋

叶音論

嘗讀詩書諸子及詩賦樂府有韻之文要皆纍纍相貫而中忽參以不相合之韻後人舍其正音別加反切曰此叶也緣文好古之士或從而承襲曰某曾如此叶可通也於是小學一門又多叶韻一事矣然竊疑之本嚴也奚必讀為胡本明也奚必讀為芒本平也奚必讀為偏且其音異而義并無殊豈作者有意參錯之乎抑古原有此不近人情之韻乎每積晝夜思之忽渙然曰此殆古之方言土音後不得其解而強為叶之以求通爾何言之江淮之間韓何相近齊魯之地陳田互轉吳人讀水如失閩中呼花為輝他如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

平聲似去其變萬殊未能同軌今使南北之人不用官韻率其天籟自成詩篇易而讀之必致齟齬況作者兼東西南北之人而讀者株守一隅安在其不叶而能通乎故知其為方音而叶以通讀者正也必據而踵用之非也因其不可通讀而加之以叶是也必謂古韻原如是則亦非也而或曰子之言然矣然雅頌之詩作於西方離騷之篇興之南楚今使二地之人分讀二書亦未見其若合符節則何也此則土音變遷之故也天地之氣有時而移人物遷徙聚散靡定則其方言亦因之不同者勢也山東舊族徙奉園陵則鄠杜之間必有青齊之諺丹陽健卒習躬射酒泉則鴃舌之人必參西國之音故公羊之傳本多齊語而登萊于諸今不聞也古今注謂兗州人謂鯉為白騏方言謂陳楚之人謂鹽池為鹽今亦不聞也他如殷音為衣祈之言是資當為至居讀為姬驗之茲世豈盡合哉蓋聲音繫乎水土而轉變則由於積代知此者可無惑矣且由是推論之如前史允吾之讀鉛牙身毒之為乾篤龜茲之為邱慈單于之為禪于殆亦由殊國異域同文異讀譯而通之故仍其舊耳臆見孤證輒著於篇以俟明哲之裁云

勵志 贈馮仲升

馮子仲升年四十餘矣少習文章已補博士弟子餼於學中棄去他役者久之今授徒余叔氏嘗見其手毛詩正義抑首攢眉憫且笑之謂其齒過而力衰且非素業也逾時則摘詰論說具有條貫至繼見案上列數巨編有曰正義通論則刺疏中發微解惑粲然成文者曰疏雋則名物訓詁及辭如碎金者又有旁行斜上分國列世各繫以其時詩者則以鄭譜有序亾譜仿其意而補之余驚且嘆曰此蘇子所謂書富如海學者各以己意求之學成而八面受敵之法也仲升不竦心一力窮晝夜不厭即覼縷告之何益至嗜專而志通因能設立條貫剟拾精華而窮其指無可異者抑聞之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謂如治書者使治河治春秋者決獄誦詩者專對斯立爾今誠難幾此但章分

句斷疑滯疏通庶幾漢唐說經之家法豈不為成乎且古今人何詎不相及優而游之厭而飫之又安知不獲益如古所云耶仲升勉乎哉馮子家固不豐體素羸懼其有衣食亂其心疾疢擾其身有欲沉浸含咀而不獲卒業者乎然能於奔馳四方之餘市井畎畝之中自拔以歸旬時未周鉤元標異雖有之二者之患度亦不足動其心蓋味之無味之時已勤勤拳拳之若斯也況要眇之義閎開節解如嗜飲食者之遇醇醪肴胾也亦安慮其中輟而徙業哉特愛之重之懼吾儕不覩通經學古之彥後生小子不獲講授之益故切切然私慮焉作勵志以堅其心余且愧生顏變庶其知勉並警夫年少質美甘食潔衣而優游無所事與夫溺役於俗學而不知反者

劉生銛名說

劉子鈿從余遊余曰名非以美躬也必將有取焉曷易以銛因說之曰金之鐵為下其礦於山若沙礫然冶人鍊之而後成質也鍛人制之而後成器桃氏受之而後為刀與劍又遇巧冶干將歐冶之輩千灌萬辟鍊液取精乃成為豪曹巨闕更經風胡相出礪以礛礵之石淬以蜀江之水斯舉之無上按之無下水斷蛟龍陸剸犀革而舉世服其銛者是銛刀劍之極事也夫鐵之質塊然也使為聲為量為鎛器為兜鍪固不能躍冶而鳴號而鍊之鍛之砥之淬之則函於石而斗牛之氣紫揮於城而晉鄭之頭白故五行之物木之貞脆水之清濁甘苦土之壤鹵黃黎畢世不相易惟金則異是積邱陵之鐵不能易一鉤金而三尺之刃珍之服之或與賑柔夜光等金曰從革革者化也鐵固善化哉然則自其剷於礦而冶而

鍛而砥且淬凡皆於鐵之齊大損卒使人望其光若星之爛於霄若水之溢於塘有市之鄉千戶之都不敢進而議價斯益之也大矣劉子穎而嗜學殆精鏐之質也惜余之冶匪良然淬其鋒而發其光則區區相勗之志夫是為說

水中丞銘

望之銅形叩之木聲融乎土質陶乎火成虛中弇口水澄而清繄茲區區體備五行五行旁與何物不育斯乃備具吁可珍守厥口微豐大美不全美之不全年斯以延

筆洗銘 并序

余既銘水中丞越日又得秘色筆洗陰魯望所謂奪千峯之翠色門中散之遺杯者彷彿見之量以今尺周尺高寸徑得三之一焉又戚銘曰

管城子中通理欲潔躬惟爾恃彼斯潔爾斯淬默不言近忍恥書石中彼斯棄中泓然爾如始

記河南守備賈君死事畧

嘉慶四年己未四月九日王禄屯守備永清賈君慶檀戰歿於湖北竹溪縣之九里岡事　聞奉　恩旨議卹里士人聞之皆哀悼而高其節歲之九月公仲子為凝扶櫬自湖北旋咸黨則又迎哭如禮護送卒曰祝進友張遐齡皆公舊卒從戰者余亟詢公事并軍中事言甚詳君以乾隆五十六年官河南守備於嘉慶元年調守邊三年檄隨湖北軍營聽用凡荆門白雲山襄陽七里山固城沈家岡南漳倒坐廟四川界之畫石溝數大戰公皆力戰有績大吏彙奏未詳未蒙遷擢公則益自力軍營之制經畧駐大營數百里要害地皆有小國營主以鎮協各戰其地或不支則請濟師於隣君營於竹谿縣與賊張漢朝拒或來求援鎮將方擇人公則請往配以卒三百人壁効力武舉楊占偕中途遇潰師曰賊勢益集

往無益也公不顧少行望見賊　水所親卒控馬諫曰賊勢益集（我為援師）
彼奔矣將誰援且進必無功退固不獲罪公瞋目叱曰吾豈效若
輩乎鞭馬進遂與賊遇各施銃藥將竭賊為兩翼繞出我後夾擊
潰公箭服矢五十射亦盡弃弓拔刀戰已衝圍出從卒尚三人將
由間道歸復遇賊游騎數百公軀幹偉異數鏖戰賊皆識之因遮
鬬三卒各失去君遂歿於是矣戰之翼日三卒一得歸率其伍十
許人求公屍於故戰地望見屍腹逢逢高尺許衫袂蒙面迫視之
良是有創自胷達背為賊迎刺者其旁地血漬草偃者半畝許或
被傷墜馬與賊手搏或氣盛暴卒展轉僵仆所致方聚哭謀畀致
見塵起賊縱騎過羣卒伏谿谷至夜潛行迭畀得達因之旁村堡
求棺竹谿縣城晝閉則又縋懸出入覓冠服殮已五日時方暑楚
北尤劇熱而尸無變色目炯炯終不瞑張遐齡述是時淚交睫滿
座亦無不涕零也而公仲子方以三月至河南省覲遂至軍營匹馬
從一卒越山嶺皆下馬匍匐行足繭膝瘡而公歿已兩閱月鎮將
賚以金買舟從慶口達樊城始得至里君少家無儋石而食指繁
其仰事俯畜甚艱弱冠後膺辛卯武舉第一人又歷歷兵部差官
塘務凡十餘年始得一官未數年值教匪擾守邊從軍大小經十
餘戰戰幸勝然未得以名達今　天子赫然有事重經畧之任尅
蕩平之期未秩微勞皆邀超擢而君又不幸以其時戰死然使循
資平進獲節鉞其成就或未如是卓卓也公則何憾公居與余鄰
少相過從其意氣豪盛跡近任俠口未嘗談節烈事乃今躬蹈之
刀行者固不以言哉往見邸抄凡死事者多奉詔徵其事史官為立
傳如名公名爵未審得立傳否耶又讀張中丞段太尉逸事皆稱
文字得傳史官據以入傳鄉曲之間固無彷彿退之子厚其人者

竊不自量而綴叙之世有志於立言者重守備君之足傳哀部詞之不稱而以文詞光顯之則賈君幸甚賈君之美自不佞而發敢竊附於樂道人善者余亦幸甚楊君占懷慶府人亦沒是戰

重修順天試院記 代虞南石太宰

府州之試院所以都試所屬之士也順天為京師三輔地領州五縣十九文武士應科歲試者萬有奇試童子者亦數千人其試之所不於府治而在通州者蓋就燕閒之意也顧通州亦劇地歲受東南漕粟四百餘萬石倉庾居大半則擇城西北隅之隙地建焉規畫備具足稱試事然其地惟學使者間歲一至焉今制廿四屬童子之府試向分隸四廳者統之少尹故亦間歲一至焉餘惟隸人守之謹扃鐍人跡既罕鳥鼠穿穴棟垣傾欹幾無完宇每使車涖止輒告其陋溼既無以適寒暑之宜得專一精神以盡心於衡鑒而試日或值陰雨上漏下溼士子恒惴惴然以不得卒事為恐如是者有年辛巳之夏侍御俞君商於鄉先達慨然以修復為己任第試院與官署異歲修無需而興建亦不閒於度支諸君既自罄

其力又致書鄉人之官中外者齋心同願凡捐白金七千餘兩因得增高堂皇飭葺齋庖東西號舍若干間撤而新之壁徵爽朗先是試几皆搘拄以木於悉易以磚石落成之日多士歡忭夫試院校士之地非教士以學之地也然學使者與諸生相見親為之口講指畫就去取以正嚮方胥於是在豈僅為書升論秀之始基耶俞君倡修之鄉之士大夫聞風而響應之斯羣知重學矣舉廿四屬之士大夫咸知重學則父兄之教先子弟之率謹學術醇而士習端詩有之濟濟多士生此王國又云藹藹王多吉士為君子使胥於是役徵焉侍御與諸君子可謂知本務矣余方並尹京邑樂觀厥成故因侍御之請而為記之侍御名恒澤大興縣人申甲科為郎今出守平樂府董事捐貲諸人例誌碑陰故不備云是為記

永清朱氏三節坊記

於戲吾祖妣陳太宜人之節今始得 上請而建坊耶非余小子敢怠其事也先君子先從父侍養日言遠此祖妣輒訓之曰婦人從一恒事也豈以表異而求榮哉且吾之事行邑乘既採以立傳又兩遇 覃恩晉五品封奚所不足復議及斯適傷老懷耳咸敬聽無違小子方幼稚亦竊聞焉然鄉遺述此事每以為憾新城李孝廉棠世姻也歲時過從謁雲從母劉孺人馬孺人於堂知兩人早失所天共矢柏舟之操心敬之既又知其仰承先伯姑之訓皆不欲以節名則又加敬焉迨其官中書舍人弗謀弗諮以三節母守志事親撫孤事具牒禮部部下符徵事實縣明府偕學遣門而訪小子暨諸弟不敢不件繫事以應遂皆得奉 旨允旌飭建坊如法維時不惟距吾祖妣下世三十餘年兩從母方受子

孫之奉亦皆年七十有餘矣歐陽文忠公有云為善無不報而遲
早有時苦節之貞諒亦如斯耶使不逢中書李君之勇於為義則
小子輩拘奉前訓竊懼兩世之徽音或久而就湮然非水蘖之操
姑訓其婦婦奉其姑娣姒相勉視人世艱苦卓絕之為一如日用
常行之事度亦未能歷久彌光愜秉彝同然之好而上邀 聖朝
烏頭綽楔之榮哉坊成於道光丁亥歲顏曰三節記實也陳太宜
人贈公諱[illegible]配子 由附貢生任江西瀘溪縣丞署彭澤縣事
由乾隆辛卯科武舉任浙江杭嚴衛守備孫雲錦申巳酉科舉
人任南和縣教諭文錦縣學生舒錦癸酉科拔貢生曾孫汝恂縣
學生汝愉戊子科舉人汝怡縣學生汝慤汝慈元孫
劉孺人縣學生諱 配子湘錦廩生孫汝霖增生汝霨曾孫重貴
重壽 馬孺人儲贈公諱 配子天錦淙錦縣學生孫汝錫備書
之使奕禩子孫仰風烈明世系敬謹修葺以永保於勿替云孫男
雲錦百拜恭記並書曾孫壻邊寶樹再拜填諱

吾亦愛吾廬記

有田一廛規而為圃築室其間前眺拒馬河背俯清溪周樹以襍木千章望之蔚然而深秀者葉子佩蘭之別墅也嘗延予觴其間啓柴扉尋蔬徑闢四達之窗傾百壺之酒桔槔上下與鳴鳥格磔聲相間頎而樂之葉君自顏其屋曰吾亦愛吾廬又曰嘗遊戚好間有小築曰愛吾廬者地幽而主人靜余心羨之故題云爾余誌之曰若是者非皆有慕乎陶靖節哉顧靖節自有其吾諸君子亦各有其吾人異斯吾異其所以為愛者亦同而不同也靖節抱高世之才生典午之末宋運漸隆若洪流之不可挽也公小試為建威參軍為彭澤令遂引去自托於酒以韜其光然名甚高王江州至欲一識其面而不可強致禪代之際卒全其志朱紫陽書於通鑑綱目曰晉徵士蓋不惟非元嘉彥建之人晉之故官亦不足以

曉之而請節之吾始全後世望之殆如鸞鶴高翔於塵壒之外也
而吾佩蘭雖仰高山而心嚮往得無尚遊方之內耶然君以弱程舉
高科不奔走形勢之途不呈身遷官之場君凡兩經大挑皆不赴閉戶樂道
士林望之若陳太邱鄉黨重之則又不啻王彥方而且以禮讓塢
其宗以詩書課其子所遇雖與請節殊然其浮雲富貴之高致佩
蘭之吾得無與請節之吾有神交於十載之上者乎又考之陶公
既為令恥為五斗米折腰始賦歸去來又性好飲偶得名酒無夕
不飲而少飲輒醉其責子詩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是諸子
皆不慧若葉子則禮闈不利遂絕意進取不待見督郵而始浩然
也性亦嗜酒每逢文酒之會大白屬揮如長鯨之吸百川而終之
以溫克子三人長者甫成童已能文章嶄然露頭角佩蘭之吾得
無較請節之吾為優客或謂佩蘭躬耕可以自養不待有乞食之
咏則恬退為易又請節詩云但恐多謬誤君當怨醉人不以醉為
諱葉子則好以戶大勝人陶責子詩終之以天運既如此且進杯
中物是究不以兒子賢愚介意而葉君子既才仍朝夕督課甚嚴
其曠然之致得無終遜五柳與余固謂前賢之興諸君固各有其
吾自愛其吾斯足矣其優劣非所知也吾始與之飲酒是為記

李鐵君盤陰八景冊記 為牛小竹作小竹立軒

距國門東百八十里有山嶤然高幽然秀曰盤實箕尾之巨鎮也志稱古名四正山又曰徐無又曰田盤考水經注稱山盤水出山上頹波歷谿沿流而下即竹書紀年之洵水其見諸傳記更無古於是者山外骨而中膚遙望之若虎豹熊羆之蹲立而松則攫石罅出嶔嶔糾曲與石爭怒釋智朴撰志稱山有三盤上以松勝中以石勝而下以水勝碩山名解者非一冒黎之稱盤谷謂為隱者之所盤旋竊取是語詁之然舊志謂後漢田疇隱居於此疇雖恥賣盧龍之塞亦功名志節之士非高隱者流姬翼雲山集見沁水仙源錄云古有田盤先生自齊來棲遲於此故名一如廬山之始匡君者然而田盤先生別無見盤之有隱君子據耳目所見聞斷推李鐵君先生先生隸從龍之籍生於蜀年三十六即歸隱盤陰勵行讀

書不求時知門功凡八職率以病不就雍正時舉鴻博強就試旋
歸有詩千首著尚史七十餘卷余既讀先生之書挹先生之高風
益思盤之名勝不置癸未冬薄游京師與牛小竹晤語時道盤之
奇秀并述鐵君軼事甚詳曰吾先世松楸在盤陰常讀書墓田丙
舍者三載層巒疊嶂朝陰暮霽居閒處獨猶時往來余懷也且戲
謂余足下遊屐徧五岳顧缺然於里門之勝區何異出交天下名
流顧遺枌榆耆宿因相與訂遊期未及行閒持一冊見示曰此鐵
君先生盤陰八景圖冊也幅有題目曰羅村云云筆墨鬱秀雲烟
出沒君歷數如交舊然曰吾儕甫有登覽之興而適獲此何殊左
太沖拾隱篇手訂遊益果然自慨身世多蹉且向平之志未了即
得裹糧杖策旬日流連於雙峯上方蓮花松棧諸勝亦不過山中
過客耳而小竹方抗志物表蛻棄榮利有依先疇終老之志將見
其與一二素心人幅巾芒屨攀蘿捫磴山之幽奧軒豁呈露不惟
冊中之景為君所擅而山靈面目在斯冊外者將待君以開是深
可妒也盤之諸刹多剏於唐上方道寂遺行之碑郎肅普濟靈塔
之記及晉（秘）晉門剏置少林法興諸寺其間碑板林立集（古）金石諸錄
與地碑目諸書蓋有採掇未盡者小竹博學好古尤嗜金石之學
將扶剔巖阿洗刷苔蘚穿穴鑿證都為一編以補釋智朴之所未
備後之得是編者較君之寶愛斯冊也必愈甚君亦自此遠矣

余既為作記屬小竹持冊徵詩又成短韻

君家墓田盤之陰千盤百盤泉石深風氣滴悶似太古小隱恰
稱幽人心先我來者鐵君李卅載逃名名逾起繪成墨妙餉後
賢道人得之色狂喜（小竹別號惜天和尚）僧朴曾為此山志竹垞舊聞吾
尚記持較終為紙上談持圖差可尋初地噫嘻半人生那用松

風三更闇亦不用遠采天台萬年藥切松煮朮倦時眠此中便
是神仙樂雙丸跳擲難挽留昔時少年今白頭前身未注清淨
福咫尺名山不可求好藏圖畫證前塵重到桃源省問津我欲
大房尋勝去兩山分占兩閒人

代人祝紀文達公曉嵐先生壽序

今天子御極之元年歲在丙辰實維禮部貢士之期大宗伯河間
紀公奉　命總裁而進退之生等淺學薄植惴惴然懼無以仰副
大君子之意既而獲選深幸得遊大賢之門而未悟所以見採也
未幾會試錄出公颺言簡端始明著去取之旨挽頹波裁偽體者
意甚至諸生或讀書中秘或備官內外職業少暇則負墻請益旅
進燕見諄諄娓娓千蹊萬逕大要如初旨維吾夫子早歲登木天
嘗出其沈雄絕麗踔厲風發之文與當時英俊相馳騁繼掌天祿
石渠之藏搜羅遺佚訂古今正偽毛舉髮擢若與夾漈深寧諸老
揖讓指撝關其口而奪之席意立論必張皇幽眇恢奇卓越有度
越一世之槩者至進退天下人才惟兢兢焉奉　聖朝清真雅正之
訓遵守先賢矩矱不以怪怪奇奇亂耳目而誤趨向始知一代宗

匠主持斯世風會其用心與區區撏撦緯候剟拾蒼雅以炫奇及
憔悴專一之士掐心擢腎而自詡要眇者迥殊蓋自丙辰獲侍左
右吾師年已七十餘矣非大制作應　詔撰述不復措意於文章
嘗以說部自娛所著抄刻逾窩內生等亦得校而讀焉猝視汪洋
自恣莫測端倪而其究發儀曜之轉旋窮怪　之情狀推闡物情
摹述狀類如蒙叟寓言如班范史法實即古儒先格物之學而胃
持濂洛關閩之見標榜門戶然其勸懲纖旨寄託遠志於奇駭過
中之事未嘗與而進之豈弟樂易其意趣與論文何相比耶歲癸
亥六月望日為夫子八旬獄降之辰生等將祝嘏於庭思非稽首
拜言無以侑一觴竊維公精白在　帝簡勳業在冊府名聲在天
下賢公卿魁士適人之口生等雖觀道德於前後者八年於茲而
於其大者則望而未見若摭拾綺靡鋪張勳閥則又公之所戒亦
非弟子之誼謹即諸生之所親炙燕閒之所提誨與管窺蠡測之
所及而臚陳之以質焉公或者皺然啓顏曰二三子漸有以窺余
也夫因連揮巨觴以自頤則生等不勝欣幸寵光之至

陳篁墅先生壽序代同門張公旭

文安為畿南文獻地不惟科名冠蓋甲一郡經術文章具有淵源亦如漢博士家法其間達人魁士耆艾篤學為之職志者又數百年來接踵不乏吾師篁墅夫子即其繼起而尤著者也旭生鄉曲無四方交固已耳夫子名及來為學博邑人相慶得師執經鼓篋善誘多方雖謭劣之資不能窺測涯涘而耳目濡染視聽覺異及從官京師距師之居不二舍游好閒至因得備聞師事親之孝卹族之仁與人之忠且懿所傳事無同者而推挹如出一口日下舊學鉅公亦多有知先生者第其學行謂可與前代之歸熙甫並太僕生當嘉隆之代王李之燄方張登高而呼應者如狂熙甫以窮老賢書跧伏江濱獨與其徒講明文章正法為斯世砥柱雖屢躓不悔卒能使異趨之子頓首折服幾欲北面是其卓見勇力為不

可及矣功令以經義取士四五十年間風氣屢易或以靡荼為清或以飣餖為古或以泛濫支蔓為辭達其間自好之士順風而靡從時好取上第以去者不可枚舉而先生獨力率其徒探源經史嚴持繩範遠希古作者近追鄉先正之遺甯百不過不肯少骫骳以投世嗜其比蹤太僕不為僭然熙甫白首通籍銳意有為出宰長興用古治法致來不知者之謗幾罹吏議吾師為學博時以年及銓大府屢撤慨然曰舍所守以合時吾不能持吾守以逢時未必其有當也竟力辭還致仕而返此其學之正力之堅與熙甫同而出處之審較熙甫為何如世動言古今人不相及古今人何遽不相及且不遠相過耶其歸也里人士請於邑侯延為鄉校師先生年八十坐皐比進都講抉摘幽微指示嚮方謦欬猶作洪鐘聲間與二三老友游釣溪壑腰脚如精壯少年不煩操杖往見國朝陳赤韓顧見復諸君皆以耆年經學特薦膺加秩賜金之榮今

天子右文尚齒當事又多知先生者其遇合奚必後于陳顧諸君旭敬拭目俟之子月吉辰為師八十一歲懸弧令辰同生門生謀稱慶而以侑觴之辭見諉操榼飲河滿腹而已旭安能措一辭特銓次諸老宿推重之言暨旭等私心仰冀之意以進吾師其莞爾而加一觴哉易為序

筤墅師八十壽時同門生王蔚之名蔭林辛酉賢書謀為文以壽念師門登鄉薦者數十人成進士者惟張君耳張君名旭曲周人因用其款若自出胸臆當尚有切實之處以發揮淵源聞師覩是文頗喜謂諸同學曰吾未曾授朱生以古文法乃能如是耶時庚辰中秋記於皖城　絅齋

薛礪堂叅知六十雙壽序 代吳中丞

乙酉春三月之吉為我礪堂中堂六十壽辰　聖天子先期御書宣勤篤祜以褒嘉之復拜　內府珍品駢蕃之錫維時懿配馬夫人周甲齊眉翟茀六珈同拜　恩賚戚好及门下士咸造庭而稱觴焉先是己卯之冬公自西川修覲　聖明垂問周詳造膝而言者兼旬言必逾晷刻雖貴近莫得與聞旋奉　召入為大司寇兼總司農庫務復以畿輔重地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弗克勝任因　命為直隸大府未幾登庸而宅端揆重以十一府六州之民戴之如父母也仍留上谷治事凡大吏之執玉來都者例　召見三四次止耳若公之晉接稠疊殆及累月無有也節使兼台輔之職者財賦重地及邊陲劇要間加秩焉若直隸腹地節使兼鼎席則雖長老耆舊未有能記憶者　聖朝篤念老成往往舉

行　賜壽之典惟期頤耄耋或古稀者間得與甲子甫周膺斯　寵
命者蓋尠凡此殊榮異數中外人士蓋莫不同聲仰贊　主臣遇
合之隆我公勳望之重然於其用意深遠契　宸衷而培元氣當
此而無愧色者或未能窺其涯涘也　某嘗讀易之泰卦而渙然焉
泰之為卦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擬之於時所謂豐
亨豫大之會今之貞元訢合重熙累洽非其時乎而致泰之繇則
象詞一言盡之曰君子道長君子之道所能長者則根於爻之初
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蓋謂賢才羣進則官得其人矣職無不
矣賢者又舉賢以似續之則如環之無端而　國脉壽矣非有識
度足以衡量天下之人養育而成就之祓濯而登進之為之職者
恐高岡之鳳將為空谷之駒也　某嘗竊觀我礪堂中堂數歷中外
之職者殆四十載鴻功懋績不可屈指而於人材也俊邁者勉以
篤實孤特者進以淵達謹慎者以斷制勗之勇敢者以持重箴之
殆如大冶鼓洪鑪而陶鑄良金也其品題人物則於其性情心術
之微才分局量之所至有日與游處而不知者公則於立談間判
之無苗髮之不合古稱山公啟事甄叙無虛語未知較此何如耳
夫公之於人才其成就而題目之豈徒廣樂育矜藻鑒哉必有取
爾也特不自言之身受者亦終其身不知之即旁觀者推測擬議
亦未必其有當也方今俊乂布列各揚其職以佐昇平之盛吾知
聖天子淵然深念澤密勿啟沃之言嘉乃丕績則若　特頒之
殊榮異致恐未足副酬庸之眷於百一也公開府之地距京師三
百里而遥既歲時奉　朝請　法駕巡幸幾旬則例得虔蹕有重
移或專疏請非時入　對每　御札垂詢奏章亦即時得達膺股
肱屏翰之任而實兼奏調元贊化之功爰立之重與儼台衛為榮

寵者迥殊公之宣勤殆非常之勤公之篤祜亦必夫壽平格與古之周召比隆明甚某忝為館後進嘗得觀道義於前後及有四方之役亦屢辱手書誨之自慚謭劣未能承教也忻逢中堂暨懿配馬夫人孤悅令辰敢進不文之詞以侑觴公或不鄙其管闚蠡測為之鋪然聯翩晉壽則不勝寵光榮幸之至謹序

薛礪堂參知六十雙壽序 代何明府

五百載篤生賢哲于輿氏有名世之期八千歲遞為春秋漆園叟有大椿之喻語既傳於往牒事則驗於方今甚當歲在旃蒙作噩六月之令辰為我中堂礪堂老夫子暨師母馬夫人孤悅添籌之穀旦一天章昭煥絢日月之光華 主眷優隆頒珪璋之瑰麗四方俊彥三事大夫蓋莫不霞蒸綺爛藉鉛槧以舒情玉戛金聲託箋繒而介壽某何敢以風塵之下吏託頌禱之雅言惟以爨下餘村早荷柯亭清賞敬陳諸福備致之由為鞠腌稱觴之獻恭維我中堂老夫子東瀛甲族北地高門田盤碣石拱衛乎嵩生嶽降之鄉渤澥滄溟恢拓其地負海涵之量弱冠登木天之選儕輩推為玉堂仙人揮毫成寶劍之篇元老許為太平宰相旋持玉尺載賦皇華以伊洛關閩皆儒先講學之地黔山桂海亦聲教涵濡之區

裁之以規矩準繩之嚴收之於牝牡驪黃之外既登秋賦又蒞春
官衣鉢所傳必勗以霖雨鹽梅之望葉籠所貯不遺夫參朮芝桂
之儲蓋其醞釀深厚非第以文章為報　國之資抑其量宇恢宏
蓋早念人材為事　君之本已旋為柱史屢建謹言歷試盤錯之
交游膺封疆之重我中堂老夫子之當官也以道律己以誠待人
不設鉤鉅之方而莫敢售其偽不矜水孽之操而莫敢干以私懸
朗鏡以鑒別妍媸設洪鑪而陶鎔品類周郇伯之甘膏潤物自葉
流根晉大夫之愛日照人由表徹裏迄今珠江桂嶺碧馬金雞張
益揚勒碑之地則玉壘劍門王子安草序之鄉則鄱陽廬阜近至
姑蘇臺畔明聖湖邊孰不撫甘棠之蔽芾勿翦興歌景福曜之光
華去思成詠也哉今　聖天子當撫圖受貢之初我中堂老夫子
修輯端垂繅之禮　彤廷畫接瞻雲就日者兼旬　紫禁晨趨造
膝陳詞者累月曰都曰俞皆天下大計所關汝弼汝諧雖貴近熙
臣不與既而　聖懷睠顧蓋臣思畀重寄欲置諸左右則腹心有
寄何以領袖連圻俾宣力四方則鎮撫得人孰為儀刑百辟念畿
輔為根本股肱之地爰錫以節鉞之權以端揆奏寅亮調燮之功
旋正以鈞衡之席凡此殊榮之稠疊皆由　宸慮之周詳中堂老
夫子則受寵若驚誓心思報春秋朝請無無殊日侍　綸扉甸服
甸宣坐見風行蔀屋問宰相之報稱請視天下之已治已安考節
使之張施試觀列郡之爾田爾宅以一身肩中外之重智名興勇
功俱無宜　九重深倚畀之隆秉軸偕總干並受搜遠索偶於古
綦難某幸同斯世早得從游絳帳從容既沾濡夫化雨萱堂瞻亦
孺慕於春暉仰見我師母馬夫人作配宜家齊眉諧慶米鹽生計
不闕夫子之懷夙夜公勤用懋純臣之績正位乎內象服是宜今與

我中堂老夫子同周花甲之期偕拜　皇家之賜桂蘭方茂珍接
武於韋平葑菲何知敢謬託於流灑不辭狂簡載頌期頤所願膺
芽土而階登五等　丹霄之湛露常濃酌曛淥而壽祝千齡黃閣
之慈雲永駐謹序

代吳中丞祝兩江制府壽序

粵維貞元會合之際重熙累洽之時則必有命世之英入為心膂
出備股肱以成明良喜起之盛然肩荷既鉅事會遷移盤根錯節
之交非春溫秋肅經權互用則未易奏膚功而膺重寄吾觀於某
通侯制府心折焉而尤欽其不可測也公以旄車之舊承帶礪之
盟脗胎前光所謂世臣也弱冠後為名郎為清卿已儲公輔之望
至癸酉歲即陳臬於豫是時年甫廿九耳某後二載自山右移藩
其地投契如水乳旦暮過從以公事質考相倚若左右手未幾開
藩於江南旋還撫豫又移節山左凡再莅焉迨癸甲之間江南河
漕交病乙酉　月遂膺　聖主特簡拜總制三江之　命越一載
諸政具舉吏服民悅頌聲達　輦下中朝人士無不為江南得人
慶而欽　聖主知人之明然或謂公之在山右也清以自厲毅以

執法屬吏之骸骫者或望風解組或旋挂彈章百城為之震疎且
密訪莠民銷亂萌舉行神速有未經他人贊一辭者至其莅江南
也則虛懷延訪惟恐人之不得盡其情且訓飭所屬諄諄然如師
保之於弟子何前後之異轍若斯耶余釋之曰所貴乎大吏者貴
在整紀綱以挽回風氣耳風氣之弊有玩愒有刁健刁健者非威
不足以懾之若玩愒者固可誨誘而振起之也其欲滌舊習而勉
以自新則一耳況山左山海交錯中丞並兼軍門之任文武所寄
惟在一身至江南統攝三省則三中丞四方伯分治其地若河若
漕若鹺政則各有 欽命大臣專司之總其大綱者在制府如求
之於節目之間逞獨運之智即能包舉衆長而同寅協恭之義謂
何是公前後之為異者正所以為大同也而公以英妙之年因時
措施與物張弛其妙用已臻於此則亟惟天資之超閱歷之深陷
應運而生以佐 國家太平之治者雖是而贊正台鼎之席香山
公之爵於以運量宇宙之重務進退天下之人才將舉世蒙庥固
非江介所得獨被其福也茲歲在柔兆閹茂十月之穀旱為公四
旬攬揆之令辰大江南北多文采之士度踴躍其情鏗鏘其聲道
古今而譽盛德以祝純嘏者諒不乏人某幸託塤篪之雅知公之
崇樸黜浮雕纂之詞恐非所好也然其功業在旂常名聲在壤實
心實政所以壽斯民而壽 國脈者又難以更僕數因以素所景
仰而揣測以釋世人之疑者質言以進公或觀之而皺然色喜舉
觴引滿則某雖不能躬奉色酒為壽亦庶幾於擇言引年之義云
爾是為序

韓芸時中丞六十壽序 代

嘗讀董氏春秋繁露回壽之為言醇也自行可久之道者真壽醇於久大旨與書之天壽平格詩之天錫公純嘏相通然既受天之祜壽考康強使不能益鴻其建樹以裨補於世運斯其負天也尤甚必也勤懷保美風俗以壽斯民培元氣葆太和以壽 國脈斯為不虛也夫若是者蓋睹之於吾芸昉同年三兄某與公生則齊年成進士則同科入翰林又同習 國書居則望衡對宇也出則聯雲接襟也中宵論習則青燈分照家人僅從不辭主客旋又同入烏臺先後掇給諫十三四年間惟公以乞假歸別年許餘則處京邸無旬日之暌焉公既少從官通知四方之故又性和與人交如坐人春風中余幸託塤篪之雅開我之固陋化我之猶急受益非淺尠也己巳之春公觀察越中繼則陳臬於滇開藩於皖持節

於閩於滇所莅之地吏民無不謳思然余繼有四方之役而於越
則爲過客常持節於閩未至者二舍而入爲少司寇撫楚南距滇
尚陽粵西貴陽於公官轍皆遠惟承乏皖江距公爲方伯止歲餘
下車考政江介南北土田闢農務修曰此公之所拊循而疏濬者
也蠹政除弊實塞曰此公之所剔釐而掃除者也獎廉退抑奇競使
才者勤於民事中人皆有以自効曰此公之挽回風氣而長養人
才者也因憶公出爲觀察時已以成績竚登卿席游好多惜其外
出余釋之曰　朝廷立閣部所以綱維提挈而裁量外台中外相
維之義也然非周知外間諸大政沿革之故利弊之詳而徒據案
牘守空文以可否之則奚由得其要領芸昉之不得與於卿貳而
出而爲監司所以深閱歷而基大用也即持此說爲序以贈其行
維時公亦不鄙余言今其成就既卓卓如此則由是而登台鼎秉
國成衡量天下之庶物進退天下之人才直舉而措之耳則前之
爲公惜者今得無轉爲公幸乎公撫滇五載兼督篆者再三每使
至必手函達意余肅使者而詢起居則皆稱公貌日以豐神日以
粹每戰門晚漏尚課幼子讀書噫何其好整以暇至此將無其器
宇之宏有大於其所受者耶然身肩重任者殆二十年計其甲子
則已一周矣歲在乙酉九月之吉實維公嶽降令辰雲天萬里度
不能手奉一卮爲壽竊思以俚詞侑觴適公又奉移節閩之　命
計其執玉修覲當圖良覿而紓契濶益不自知情詞之歡躍也第
余以奉職無狀退而就文字之役虛糜廩粟仰酬者奚在茲道公
盛德而頌期頤能無撫居諂而汗顏也夫是爲序

代趙蓬樓制府祝師翁八十壽序

漢世傳經之儒若伏生轅固類皆年登大耋為一時職志說者謂其以醇懿專固之資覃思游夏之業其氣靜其嗜慾也薄殆近於仁者壽之義然此特論章句之徒未可語於鴻生鉅儒也古之治經者曰經術又云士不通經不足致用如治禹貢者可以治水明春秋者可以折獄諷諫者以三百篇之類是也故湛深於斯者用則施諸人麟鳳不足為其采霖雨不足比其功否則餘慶所積必有胚胎前光受教趨庭為世咸寶斯亦一家之作述已是言也觀於吾年伯大人師翁先生而信先生家楚北以經學稱江黃之間皆仰為耆宿愼昨成童時已知嚮往湖湘遠隔親炙未由暨丙辰通籍入史館先生長君仙舟同年以第三人及第旋迎安輿來京邸昨等始得拜於堂下望之辭然古君子也聆其言則勗以植身績學

不為高遠之論而皆可持循以近於道既以自幸又竊憾聞教之
晚畛與仙舟回翔中外者殆三十年今仙舟奉　帝命來撫越中
畛亦謬膺僊制浙閩　恩命間以職事表杭藉申拜謁之敬則見
先生之氣肅而舒其體樸而腴溫然如坐春風中殊惕然於師保
之在前也退與仙舟論政則其所設施陽開陰闔春溫秋肅挽習
俗而培元氣用意皆在簿書期會之外與先生之旨趨無不若符
節之合者然聞先生之在署扶杖行吟含飴弄孫於吏事豪不置
問蓋過庭之訓所以陶冶而漸漬者之已久故仙舟之為政其原
本任義即以推先生之學而養親志也豈待於臨事之耳提面命
哉杭育湖山之美春秋佳日仙舟間以出游請則誡之曰此間以
登臨為勝致妨晝洪費實陋習也吾方期汝默以化之肯以老人
扶腹圖其間哉曉觀此一節其用意深遠為何如厚齋之習哉從
此知反矣常讀春秋繁露曰壽者疇也先生之長君既有大功德
於時子若孫之入詞垣為曹郎與蘭茁而芝秀者皆能讚家學而
造福於世則先生之受疇於彼蒼者又豈僅佺松喬之倫所能校
其歲月耶又東漢伏叔齊既以明經為博士壽宗臨雍拜爵司空
及行饗禮尊為三老舉世榮之先生已年登八秩又以　覃恩屬
晉一品崇封異時　聖天子行養老乞言之典將見蒲輪就徵子
孫夾侍登　彤墀歷　紫庭三公設几九卿正履　至尊側席而
讚嘉謨先生則必出其至言要道以仰贊　宸衷而躋舉世於仁
壽之域桓生稽古之業韋氏傳經之學有不足當其一快者已歲
之秋月為先生八秩慈弧令辰諸同譜謬以侑觴之詞見諉畛忘
其謭劣而質述素所窺見者以晉即以為視先生得無覺爾於狂
簡乎是為序

吳霽峯中丞六十壽序

余性愚且戇於游從多落落殆昌黎所謂不善交人者然獲交於
益津吳霽峯先生也獨久且密方弱冠即偕應童子試及其金門
通籍余來京師必主其邸舍及出為方伯建節鉞又託後車之載
是世之知先生者宜莫余若心亦竊謂足以知之今則茫然瞢然
而愧其知之未盡也蓋其少也恂恂莊莊學問之外無他嗜好且
其躬則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則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迨其登木
天入承明東閣交天下之奇士天祿讀未見之祕書文詞英絕而
意興閎遠則一變既而列烏臺擢給諫風骨稜然以敢言稱時軍
機處直員多方面子弟先生首陳其弊聞者凜然樞庭載筆多寒
畯之士由先生發其始也數有巡城之役白簡糾彈無所避旋巡
漕泲上入而一載間卿席四轉由是公輔之望漸隆以視雍雍簪

筆論思獻納之時則又一變及其開藩於晉豫秉節於楚皖負荷既重措施益閑其政績難具書竊視其用人也力獎廉退以抑奔競於治民也務祛煩苛以培元氣不為察察之明而物莫能欺不為沾沾之惠而期及久遠蓋其識足以燭事理之變量足以運鉅細之才其斷也足以決天下之疑而成天下之務則又一變矣維時蓋已心折於賢者之不可測而既累變益進則亦詣之極致也迺今 聖天子御極之元年應 召入為太史氏余時方游江淮間因念諸耆宿每有自封疆入清秘者齒德既尊顧視儕輩皆新進英俊多杜門謝客或絕口不談時事以遠嫌忌優游養望而待天心之復意先生亦必不能破崖岸而為之及來京師則見其氣體莊敬而日強精神淬厲而益振有修士相見禮者莫不因資性之所宜與職事之所及誘導之義成之而勗之以有用其長養後進之材也如此間談中朝掌故與四方之利弊與革無不如燭照而數計直隸適興修水利則考古證今旁採輿論成河道水利叢書若干卷為水者指南其究悉當時之政事也如此復以餘力蒐緝古先實用之書旁及食貨刑法河渠運道下逮百家圖譜之傳攬其大綱而擷其精要其貫串古今之學術也如此夫其建樹既卓卓如彼而勤勤懇懇歉然不自足如此是踞泰岱而增其高拓瀛海而益其廣豈自崖反望洋歎者所能仿佛其萬一者哉而天既畀之為霖雨為舟楫以大其施又假以寬閒之歲月頤其神而厚其蘊蓄則豈徒然而已哉歲在乙酉嘉平月立春前一日為先生周甲令辰從子汝為方執經門下請為介壽之詞夫先生非世俗人余與先生非世俗交度不可為頌純嘏祝期頤望澤之文以進然余託交游者四十餘年知先生者僅如斯於其所不知者居

閒處獨時往來於懷也遂書以質之先生其舉觴引滿奮冀快談
舒胸臆之奇以開余而釋其愧也夫是為序

吳怡田二十生朝贈言

季秋望日余方需吳侍御家之邸與其嗣君怡田燕談則有操豚
蹄斗酒致賀者知翼日為其生朝也怡田年二十矣余以嫺舊交
其三世間怡田之幼固見其玉雪可念也少長覩其絃誦揖讓而
樂之今且嶄然見頭角是不可不賀抑考古禮經男子二十而冠
延賓命醴其辭以戒不以祝願怡田負沈潛卓異之姿固已飫傅
訓而飽詩書間以餘力馳騁百家霽峯先生方由詞館登諫垣聞
見閎廓蓋嘗於溫庭而傳家學奚待余之嘵嘵者為然吾觀高門
甲族其子姓成學甚易何也高文典冊館閣所儲溺苦於學者極
力採購而不得見此則取之巾箱而有餘通人巨公遠方寒士所
仰若霄漢極終身精力欲一聞馨欬而証得失苦無介而不能通
焉此則以通家年少排闥繼見然物力易則服飾飲食遊晏之歡

可奪其志矣賓客廣則燕朋狎客有時得以博奕聲色進矣語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俱黑美醜各以其類應而血氣未定識鑒未周往往趨於性之所便安者亦其勢然也嘗讀昌黎贈張童子序而怪之謂唐之所重者進士耳童子以十四而得之成人之禮雖不盡於童子所能然何憂不至哉考新舊唐書及雜傳小說童子之言行俱無聞豈公有以窺之於志氣之微而童亦卒不克承公之教耶今怡田年雖少志意靜專屏除嗜好侍御君門無塵雜無他慮也惟冀子溫飽其躬而刻苦其心茲後之歲月珍若珠玉譬涉通津然得舟與楫沿而不止烏能測其所至哉則余以言為規過也文以賀之宜也怡田勉乎哉是為序

送崔兵憩之大名學博任序

事親以祿養榮已然難言之士子登科釋褐高者入翰林為文學侍從臣或授中書撰制誥代王言次則觀政六部為曹郎又次則官令宰而翰林中書職清切典試視學惟 上命郎吏則朝入暮歸凡大工作及漕倉錢法諸鉅務皆分駐監視六官之長出使倒得奏請隨行 聖朝幅隕萬里慎雲桂海瘴霧沙磧咸隸版圖行役不踰時之期未可為今日道至守今則或待次行省或候選銓部其補授既難以遲速計及抵治所錢穀獄訟簿書整釐無晷刻暇大獄鉅案或疑難事躬詣大府動淹旬日是數官者祿之厚薄有差而欽修內則之儀溫凊定省無闕則其不能也等惟鄉校之官宦轍不出其鄉頗頗然以訓課士子為職業食下士之祿無四方之役板輿近養出而擁皋比譚經術入則具兼珍舞菜衣愉愉

融融與家居侍親無殊然是官也或甲乙科既為令而不稱職者
改焉或登賢書待瓜期衰髮而不利於視聽與步履之不良於行
者就焉又或以明經銓焉率皆精氣憊竭不克自振作者居大半
故世動相數謾志趣高邁之士多不願為之吾友丹樵先生蓋嘗
以未修之入養親教弟早以孝聞及舉甲科業　恩簡授中書舍
人旋奉其太翁諱歸理故業生徒日進掇高科以去者蓋八九人
及讀禮畢則又不忍一日離太夫人膝下陳情堂上而具牒考功
以教官請補焉中書雖七品官然積年勞可晉侍讀洊至卿貳又
以才選值軍機則進用尤速即循資外補猶不失郡司馬由是登
台閣建節旄者蓋比肩立也戚鄰游好之以遠大期君者咸相珍
惜譬說百端而君堅行其志嘗讀皇華四牡諸詩一則曰不遑將
母再則曰將母來諗其人度皆具享對之才花達樹之志迨至鞅
掌馳驅養昏久違積耆慈庭悼之思發為涵秋穆與有悔心乎余
益以服君之見之卓而力之決也今榮銓大名奉親之官有日矣
敢為舉其職以告曰吾甚異夫世之居是職而妄自菲薄者也為
朝廷登崇俊良使不枉其才者賢宰相也為庠序廣菁莪之化而
端其嚮方者賢廣文也梗楠杞梓之不樹奚所取棟梁焉故宋之
人材得力於湖州經義治事之教元之人材肇興於許魯齋國子
齋舍之法其職任之重為實若惟師道立則善人多今君以英年
聯掇甲乙之科其學有本矣以不忍違親之側辭膴仕而就冷官
其孝純矣率一郡六七屬子弟之秀且良者動之以至性潤之以
斯文濡染既久陶然自化異時濮陽沙麓之間有如谷九經劉城
者流出而宣力於時知必為先生之弟子也是文章報　國莫大
乎是而基顯揚之業者亦不外是區區之以祿養推君猶自愧其

言之詹詹也酒壺既傾錄以送別永清先生錦序

贈段懋勳進士序

知縣七品官耳下設丞簿尉唯諾受事如嚴大府庶人在官者又百數十人趨走供役惟謹歲俸千餘金無名之入或倍之足以養親厚妻子施及三族令亦榮已哉故從政之末或積勞數十年而遷焉乙科貢士或為寫官或授讀官學亦待銓十餘年得之其以貲而強求入者尚不計至安坐而得且速尤為世重者莫如甲科迺觀於段子懋勳而慨然異焉段君以鬻序為高才生予早獲交旋聯掇甲乙之科今且十年為令有日矣余謁選得南和校官來保陽晤之道故舊外即曰余將具牒考功而從先生之後矣余曰何謂其然也曰某少讀書不知門外事也近始知地百里而戶數萬餘無不望澤於令而供奔走給筆札下逮鄉遂保約若而人又無不欲愚令而自利也必余之明足以破胥吏之叢而始能行政

於閭閻之下余則安能知其不能而強之是以孱弱之軀肩百鈞之重行九折之坂取千里之迹其不顛仆於中路者幾何理故業而就夷望庶告無過焉爾夫以未履之境而洞知其難何見之超也含脂膏之潤耽澹泊之味何量之達也不撓於親厚及窮乏得我者之多口又何力之健而能斷也識超矣量達矣力又健而能斷於為令乎寔有迺退然若不及其即漆雕氏未能信之旨固非不量其力堪否而貪冒以求進者所得望其聲光亦豈盜虛聲假恬退者之所能貌託者哉懋勳其偉已夫然余為鄉里喜得一賢廣文且為天下惜少一良有司矣往余以易說與段君相往復異時課士之暇必更穿穴諸經以成一家之學 國朝陳見復碩景范諸先生皆以經學薦而崇徵辟授清秩方今海內賢公卿益敦儒術以佑 聖朝石文之治吾知段君之必與於新選也由是為國子先生楷模人倫游登承明備 顧問則無之為段君惜者異時且為段君榮然段君稟高潔之操申獨行之志榮與惜舉無所加損也敢質言以堅其志且為異日券云永清朱雲錦序

送拙菴之天津序

癸亥季秋王子拙庵將遊津門授徒於吳司馬家余重其去而不能留也因序以送之曰童子師世多輕之謂其分句讀審音訓非有傳道授業解惑之能也故往往不甚擇或擇矣持意見為進退又用不知誰何之耳目益難得其人即幸遇端慤之士而高冠貴人視如入幕賓頤指而氣使閉諸斗室授以兩餐曰孺子才吾不子德不才將惟子怨由是脂韋者流媮歲月規俯脯以強求容焉其於孺子之臧否若視秦越人之肥瘠也故士之相訾謷者動曰童子師云夫物生必蒙三尺之子其胸中豈有好惡黑白惟其習者斯似之耳此如與齊人居之不能楚語又如染絲於蒼而無能黃也故孺子之於師不惟語笑音韻相肖即其氣象間亦有酷類者傳曰人生在三事之如一師重矣而先入者為之主則童子師

尤重天津燕趙間之鄒魯也吳司馬官其土欲求一孺子師豈無緣竿牘藉聲氣求進者顧不遠數百里走書京師詢其宗御侍霽峯霽峯老於文學交遊廣豈無門下知交足應司馬君之求者顧專使持幣而託重於吾拙庵其均知古道者哉拙庵亦猶行古之道者於行也孺子如璞其礲磨之孺子若丱其冶鍊之孺子之嬉戲其揖讓之孺子之啼笑其詠歌之異時吳氏子姓有秀出而名於時者淵雅其度而圭璧其光將望而知為拙庵之弟子也吾見童子師胥不自輕而世亦相率無敢輕童子師

賀晴峯同館試律題註序代

予往為兒輩求師於宗稷堂先生先生曰有賀子某者余視學楚南拔貢生成均士也淹雅能文章顧方倣我綱羅舊聞今其為君勸駕遠來塾則嗚嗚然言若不出諸口及談古今事皆能件繫以答性尤嗜書京寓苦無多書則為借知交書應之見其每閱一卷於理道則掇採精華雖稗乘亦拾其新異無一紙虛過眼者竟日夜抄撮不倦余嘗謂人之記性有限昌黎渭張中丞讀書不過三遍安溪先生於洋韓文辨為虛美愚性不敏每於讀過書偶憶一事或姓氏地名時日多遺脫輒不免重譜或書已不可得又或竟忘書名如捫掌讀斷碑為睡餘尋佳夢其味趣在惝恍間殊悵悵也只有抄纂功力只賀君者味道腴而棄糟粕省力心而綜華物詎不快甚賀君既積數十年功夫龜頭巨冊纍纍篋笥中古今經

說史科下及繁碎名物無不賅而存之顧屬蹶京兆試以親老歸里余重其去而不能留也及持節其鄉賀君來謁潦倒如故余以擅楚欲考其山川源委阨塞及文獻佚事君則出其諸稿本見示典核詳明雖未及成書而取材富用心勤更嘆其名位不增而學益富復延授幼子及諸孫以經偕至閩至皖復來京年齒宿而精力不減少年也孳孳矻矻如昔日蓋其學條貫已具而未滿意之處有獨喻者故精神因意氣振厲而不少衰幼子輩學為試帖詩法梧門前輩裒集之同館試律同年王繹齋復補訂方風行君於其題目輒詳述顛末及作者爵里示之兒輩則抄存幾成帙君既久困擱名易書之試自念且老入貲為校官待次以去余以尊酒餞之且勗之曰天啚君以科名殆欲豐君以著述也其勉之閱歲書來以同館試律題詢見示此非其所專致力者然於事必求有

據今世之抄襲類書遠失原始者望洋興嘆斯亦選學之苗裔詞科之津梁也猶憶君行篋中經說寂富多好學者未見本其亟決擇挪纂以惠來者而君數十年之心苦庶不負焉且勿令世徒目君為博洽士尤余所厚望也夫時道光七年丁亥仲秋某書於京邸之銅鼓書堂

賀君此書原不大雅若極力贊美及失身分故歷叙其用功及交情稠疊處見出賀君之學不止此而重賀君之學亦不以此且勗之以經學成名用意頗覺深婉 白記

書韓昌黎先生集後

余幼嗜昌黎先生文岑寂以當晤語羈旅以為伴列自非窮愁放廢未嘗一日去之不觀嘗寶東雅堂本既而失之又購今本其詮釋不精校讎無決擇不足道然余之評釋乙註殆遍因於論公文者多留心而深惡夫刺公以為明者其於文固無所瑕疵而沾沾以道律之如符讀書城南示兒等詩則譏其以利祿誘後學也三上宰相書則抨其干謁求進也據外集與大顛書則謂其晚溺於佛老也噫此期許公過高而因掊擊之甚力爾夫公非繼道統而黑擅乎文者乃開文統而不特乎道者何言之其於故舊也有恩交友也信其事上非其道則祿利招之不至如以其道則患難當之而不辭殆以氣節自高者乎至公之為學則史於公自著可徧其端也其答侯繼書於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所志惟在

其意義所歸至感二鳥賦云其間居思念前古當今之故亦僅志其一二大者焉此所以通微曉事而非章句之腐儒初未嘗以道自任也至年既長名既高朋輩弟子咸推仰謂可繼孟荀之後公於是亦有意乎道統一則曰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再則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因作原道等篇以當著書而翹然位置於孟荀之列論者乃得執理學之繩尺鰓鰓焉以議其後是後人之掊擊皆公之啓之耳夫以如是之雄文高節其立身本末豈不卓然何待斤斤以道統自命而令嘵嘵之徒集矢乎且公之文亦有絕無意義者如上邢尚書干襄陽李實尚書諸書此亦唐世干謁求知之故智其上以希辟荐下則沾沾於衣食僕僕之資如燕喜亭記貓相乳說祭薛中丞裴太常諸文皆不得已而執筆者故誌銘諸文歸極簡略不妄許可然則又覆金尚見為缺墓公曰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集中所存恐有類此者惜乎公集未經手訂而門人李漢亦無特識徒以蒐輯為富公嘗欲刪荀子之不合者余亦欲效公此志而忘其狂簡焉嗟乎士之有立於世者其亦稱心而言無務自張則刺之者至矣至裒集遺文者其去取尤宜慎無如買菜傭之求益也余讀公集久因畧叙於後至其文之精美學者宜各取性之所近而寢饋焉將必有所獲若贅以浮辭稱美則又公所云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為之適足貽笑耳余則何敢

書周節婦事

南和縣志之修幾閱百年余嘗恐其間節義背蹟多湮滅每思採輯之以貽來者吳生繼澄間過余為言周節婦事甚詳婦東閩國氏女適城內周氏子某事舅姑以孝稱未幾夫病瘵瀕殆婦縊以徇救之得不死夫旋卒婦守志甚堅顧家寠無以養則之母家寠亦與周等且父先卒惟依繼母以績紡自活媒媼有利其少者間說以游詞家老長亦憐其無依多力勸之先是婦嘗潛市薑黃事亟時欲毀容自全至是默念難久居歲除日以錢縷易佛燈油並奩田四畝之券攜赴城西尼菴求祝髮尼拒之夙聞城北五孔橋亦有菴獨往尋經小村落里翁疑詢之婦毅然曰吾東閩國氏女豈為非者實詢為翁即遣告其家家人蹤跡至已祝髮又競以為辱力邀之歸尼亦勸之是日值元旦鄰里走賀婦歸則鍵戶臥人亦

漸散久之不見出入闚視虛無人徧尋在井中亟拯之已氣絕衣
上下縫紝為一正月泉方溫井斗結冰寸許觀者咸哀而異之兩
家感悔遂合葬余曰此不可不傳也遂記之而題曰書周節婦事
夫從容就義者節也慷慨捐軀者烈也跡婦事宜以烈稱然始思
徇而不得繼則求全節於父母之室而不獲至欲遁跡於比邱尼
之居仍迫之不得安焉是其投身不測殆借烈以全節稱烈不如
稱節之為得其本心也或謂婦已削髮披緇為外方人仍系之周
者何夫婦之心何嘗須臾忘周氏哉至是始舍為周氏婦婦而系
於周亦春秋推見至隱之義也夫嗟乎婦生於蓬蓽寒素之族殆
不聞詩禮之訓及古列女行事而成就卓卓感召異徵如此因知
貞粹清醇之氣無時不流行天地之間初未嘗擇人而付擇地而
發故 國家[illegible]
官轉達不佞來云三年無舉請者豈無其人哉約苦於州郡文牒
往復稽費之故若婦之事隔六七十年且嗣續無聞其不得與於
烏頭綽楔之榮也審矣第吳生述之余記之異時安知不附於志傳
一遇留心表章者且得與仙井三烈女同其顯榮崇祀也哉三烈女事
見此志然自其卓苦之精神力能達於後以承其傳非區區謗劣之
詞所感敢居功也婦事蓋在乾隆庚辰辛巳間今七八十歲翁猶
有目覩井水之異者吁茲事之震曜耳目殆與孝婦之三年致旱
騶衍之六月飛霜無異竊怪其時既未旌褒亦無紀載者何得無
以其家內愧於心遂揚詡弗力與夫以貧窶之故不克成全其婦若
女之苦節此可矜原之過也摧折哀怨變感神明此不可磨滅之
氣也因諱可矜原之恒過致湮不可磨滅之奇節則亦未衡量於
輕重之故矣井在東關北巷中余與吳生嘗汲澈之清寒震遍髮

餘非未化云

韓集題詞并序

余弱冠後知嗜昌黎之文家有東雅堂初印本寶若珙璧因購此為副繼亡所寶而此獨存凡三至豫章五游保定抵京師無數皆在行笥今又偕至太倉鄙性好游曩有車一馬一僕一燕趙之間無不到也計平途廣津泥淖聲确沙漠之區或偃而卧或步而推或佚而覆或旅而宿相偕殆六七年後車敝馬老僕以悍辭去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而是書隨我幾廿年篋輿孤棹旅邸衙齋歡愉愁苦安和顛頓無乎不在又繩我以尺度牖我以新知喻我以雅言裁我以偽體而此行三千里外孑然一身更無親故知交相為晤語更何能不惓惓此帙哉昔李觀破硯劉蛻殘草尚銘以志矧所寶愛者題以詞曰勿火之燬勿水之沈勿奪於豪勿飽於蟬落落者墨般般者心石藏帚享載縮載吟前書杳已余懷日深

誰卷而還敢酬董金

紀退圃哀辭

嘉慶十年余方客太倉王子拙菴書來曰紀退圃以六月暴卒於陝州矣泫然者久之退圃居文安余遊學遂相識後館余家者二年別後亦屢晤而交卒未深也然予數畿南之士必為君屈一指聞君於余亦然其題目予者皆予意中語也士生天地間雖剖心示人亦不過數斤肉相似而有能測其胸鬲閒事如目睹並其意氣之自為期許而未至者亦預信之則他日緩急可以相依流言聞而不信者舍斯人其誰與歸今已矣君於辛酉夏赴河南為試令留書錄別並慰余之落拓竊念君性剛又嗜酒今之為吏者俛首洪涊以事上官猶懼不得其歡焉遇譴怒或至叱咤雖非禮必怡顏受之退圃度不能異是然其胸有奇氣則必有決然舍去之意而家赤貧母老累重既已為之則又舍此無他之其抑鬱悲憤

無聊不平將一寄於酒鬱積於中熱與酒交傷於內外其盛夏暴
卒度由此哉嗟乎士處窮阨之極境幸得一官即不敢望行其志
或可免饑餒而具裘葛孰知更侘傺以喪其軀乎然則飢驅奔走
而康彊禎健者未必非厚幸也夫路遠未審何疾後嘗詢其所親
厚者斯言而信則退圃知我於生者我更知退圃於死也遂為辭
辭曰嗟嗟退圃胡至斯耶天實為之人又何嗟駿裘未騁蘭筋斷
折豪曹甫試神鋒摧缺惟君之遭童牙孤露飢嘯中宵角薪薄暮
不以顓頊而廢竹素與古為之徒無常師傅暨余相遇弱冠翩然
唾棄訓詁恥守拘攣造詣獲雋樹義通元鶡雀搶地望君若僊繼
來授徒棲止茆舍清酒盈壺良書滿架君則益喜沈酣枕藉披奇
析疑氣不相下豈惟盤桓藥石貽我頗賴其言以振茶惰余好覽唐人小說嘗著月窟卧讀霍小玉劉無雙雜傳公風振蓬飛聚跡逐左君
既浪遊君故人令山西逆往依之余亦坎軻辛酉書別言之河陽閑居喪偶為
我愍傷君留書有官補無期盆經再鼓之語深為慙藉云期我異日觀政其疆曾幾何時
言猶琅琅五十曰艾君闕其四七品之階尚為試吏親老誰奉子
幼誰寄此恨綿綿埋憂下地惟君弟昆多文而儒生平未了其在
友于歸骨何日哭弔無途冀君有靈風雲與俱鸞驂鷖馳游戲海
隅我誦我辭君其聞諸

跋蕭百堂夜紡授經圖後

蕭君百堂持夜紡授經圖見示蓋追思其太夫人而作也時賢序而詠之事纍詳矣世謂貞節之後多成立若天之相之以相報者然此耳食目論之徒也守志不移之人豈僅冀其子之成立彼蒼蒼者亦豈銖黍較之特以貞著者處常則必有淑婉惰嫕之行臨變又有確乎不拔之操是非稟扶與醇懿之氣而能然哉同氣而分形者固多肖之況又通訓詁諳經義是又堯然特出足當女士之目者則其子奉母儀即受傅訓無燕朋比匪之虞無市井徵逐之習食之以十指盛之以折蔓動心忍性觸目怵懷於進修之道專而易成曷足異乎昔宋宣文君通經教授不以節持顯胄令女梁高行烈矣不聞其通經術得令子而教之若蕭太夫人者顧不偉哉然婦德不出門而史冊紀載若陶士行歐陽永叔之母氏播

徽音扇遺芳垂奕禩而景慕不衰者則以其子駿偉宏通之故是
子以母教而成母德亦以子愈顯今蕭君兄弟績學植品成就未
可量也則所以廣母夫人之教而貽不朽之名者固自有在荅春
暉而誌永慕又不僅在此國也夫

姜太守七十壽序

昔黃霸守潁川治行為天下第一史傳其循良之績為後世式然
班椽謂其入為丞相聲譽滅於治郡豈為郡與相道固異歟夫抱運
量天下之才者於事識其要舉其大措置之妙具潛移默轉之用
蓋有觀聽所不及測而已陰收其效者則為郡與相奚所不裕如
哉茲幸於萼園郡伯而觀其合也公早以鴻才讀中秘書又迴翔
郎署以觀治要繼擢烏台不事矯激之行而直聲滿天下其蘊蓄
者深矣壬辰秋蒙 帝簡出守順德九屬吏民咸拭目以俟新化
下車後整飭副釐吏肅民安蓋不旬月間而循聲達輦下郡故有
龍岡書院口延師增餼台九屬高才生而課之至時必親涖為之
口講指畫諸生咸忘郡伯之尊而以為師資也繼則忘丞文之嚴
而視為家人父子之相親也閭里之間共傳為盛事或謂公以論

思獻納之臣出膺方面其於文字固其天性也故首重此或謂文翁在蜀憫其邊鄙少文故開釁舍親教之唐常袞觀察七閩國無游宦中朝者乃召諸生親與為賓主以振起之公亦殆此意夫噫是何窺公之淺也順之為郡土地沃饒又西鄰澤路有虞魏餘風故俗嗇而朴號稱易治但地居幽蘇冀之交民俗不無獷悍有咀唔長吏之教者又人物浩穰稂莠雜生間有邪說為人心害者上閩 宸廑而煩憲慮者亦屬屬聞矣公謂此非鞭朴律令之所能為力也獷悍之俗非詩禮何以束之奇邪之扇非明學何以息之然難宗至而戶曉也惟士為四民首而才俊者尤士民所共仰禮而罹之課藝之下日與之講明正誼俾明夫尊君親上之義風同化一之教俾之師訓其弟父詔其子而比閭族堂皆有所觀感元厲之瀆詩淫之邪說有不浹然永解者乎董而善良化而鄙吝不難也夫加意講廣而化民成俗之效應若桴鼓其運量之神為何如由是而旬宣焉封圻焉晉而調元贊化一以貫之可也吳治郡之與相道異哉某久思折衷於大君子蒸於攬揆之辰質言以進公或莞尔而笑連揮巨觴是管蠡之見亦可仰窺於萬一也某曷勝寵榮之至是為序